黃氏逸書考

通德堂經解

發公羊墨守

甘泉黃奭學　逸書考

隱公

元年傳君之始年也墨守云君者臣之天也文選陸機謝平原內史表注

發缺

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墨守缺

發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俱相幼君攝位與攝政異也禮記明堂位正義

民國甲戌江都朱氏補刊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墨守 鈇

發云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後稱公於宋 禮記樂記正義

桓公

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蔡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墨守 鈇

發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

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

武公生莊公此句衍遷易東周畿內案詩鄭譜正義引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遷易之易當作居國在虢鄶

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

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

得古者鄭國處於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周禮大司徒疏

僖公

二十四年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

乎母也墨守缺案休注云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令此可補墨守之缺

發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加之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失教而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疏案左傳云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已死當指惠后失教而亂作自絕於周

從左氏疏又引此失教二句墨出

成公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不宜立也墨守缺案休注云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此亦郎墨守之義

發云孝子祭祀惟致其誠信與其忠信而已不求其為而祀尸嘏主人曰皇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

祀內盡已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禮記禮器正義

通德堂經解　逸書考

六藝論　甘泉黃奭學

六藝者圖所生也公羊傳疏

易論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禮記正義路史前紀五注後紀一注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言之教禮記正義禮運正義引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曲禮正義引隧人至伏羲一百八十七代方叔機注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通紀

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文字謂之易漢上易傳八

作十言之教以厚君民之別路史後紀一注

太昊帝庖羲氏姓風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歿伏羲皇生其世有五十九姓羲皇始序制作法度皆以木德王也制嫁娶之禮受龍圖以龍紀官故曰龍師在位合一萬一千一十

二年炎帝神農氏姓姜人身牛首有火瑞即

以火德王有七世合五百年也（唐釋琳辯正論）

宓羲氏爲綱罟以畋以漁取犧牲以充庖廚

故曰庖犧氏也神農氏斲木爲耒耜揉木爲

耨始教天下種五穀故號神農氏也（上全）

軒皇姓公孫二十五月而生有珠衡日角之

相以土德王天下建寅月爲歲首生子二十

五人有十二姓凡十三世合治一千七十二

年夢受帝籙遂與天老巡河而受之得河圖

書師於牧馬小童拜廣成丈人於崆峒山全上

黃帝佐官有七人蒼頡造書字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造歷日岐伯造醫方鬼諛區造占候奚仲造車作律管輿壇墠禮也全上

軒皇有景雲之瑞用雲紀官少昊帝有鳳鳥之瑞故以鳥紀官焉全上

神農重卦周易正義序漢上易傳山堂考索前集一續集三別集三瑞桂堂暇錄事物紀原

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敎告王者也詩文

詩序正義

太平嘉瑞圖書之出必龜龍銜負焉黃帝堯舜周公是其正也若禹觀河見長人臯陶於洛見黑公湯登堯臺見黑鳥至武王渡河白魚躍文王赤雀止於戶秦穆公白雀集於車是其變也（詩文王序正義）

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據此以言（以本在言字下）易是文王所作斷可知矣（左傳昭二年正義）

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易正義論三代易名書疏十二周禮疏二十四禮記疏二十八口訣義王氏引之謂易論易之爲名也一言而函三義易正義作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一也正義作易簡變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繫辭云乾坤其易之緼耶正義作緼邪又曰易之門戸耶正義曰作云耶作邪又曰正義曰俱作云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此言其易簡之法則也又曰其爲道也婁遷正義婁作屢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言順時變易出入移動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此言其張設布列不易者也易正義上此據茲三義而說易之道廣矣大矣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易贊

書論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

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書孔序正義

民間得泰誓 書孔序正義

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書堯典正義

詩論

詩者弦歌諷喻之聲也 此句又見御覽學部二敘經典 自書

契之興樸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詩譜序正義）

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爲六詩（詩關雎序正義）

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仝上）

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

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爲陰易交際三際也午爲昜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昜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仝上

詩初出未有若今傳訓章句詩關雎章句疏

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曰毛詩詩序正義

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已意使可識別也仝上詩釋文

文王創基至魯僖閟商頌不在數矣孔子刪詩時録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豈能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商邑之大豈無賢才哉松栢丸丸在於斲而遷之方斲而敬承之以用之也爾松栢小材有挺而整布衆楹大材有閑而靜別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高拱仰成矣是綢繆牖戶之義也路史後記九注

禮論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書鈔藝文部一御覽學部二敘經典）

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周禮春官宗伯疏）

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禮紀奔喪正義山堂考索續集）

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凡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

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釋文序錄 禮記正義）

周官壁中所得六篇（禮記正義）

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仝上）

五傳弟子謂高堂生之學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也（因學紀聞）

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禮記正義）

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仝上）

春秋論

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御覽學部二敘經典作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左史所記爲春秋右史所記爲尚書公羊傳疏

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左傳序正義困學紀聞

玄又爲之注孝經正義

治公羊者胡母生董仲舒董仲舒弟子嬴公嬴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及顏安樂

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公羊傳序疏）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穀梁傳序疏）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孝經正義）

玄又爲之注（仝上）

鄭志序

是書崇文總目始不著錄則亡於北宋之初惟究出誰手言人人殊後漢書本傳曰門生相與譔元荅弟子依論語作鄭志八篇隋書經籍志曰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鄭記六卷鄭元弟子撰新舊唐書藝文志曰鄭元鄭志九卷鄭記六卷劉知幾史通曰鄭弟子追論師說及應荅謂之鄭志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荅謂之鄭記孝經正義曰其

弟子追論師所著述及應對時人謂之鄭志鄭之弟子分證門徒各述所言更爲問答編錄其語謂之鄭記愈說愈紛新舊唐志動輒疎舛其以鄭志鄭記郎由鄭公手定此妄言耳殆不足辨隋志雖根七錄爲阮孝緒等所考定似無不可從然遽以鄭志爲出侍中一手竊恐不然范蔚宗去漢未遠必有所本以爲鄭志八篇則八篇矣隋志忽題爲十一卷將謂此十一卷爲侍中私志與八篇之志竝

行必無其事或者弟子先有八卷成書侍中
釐爲十一未可知也否卽侍中新續三卷合
前八卷而十一之亦未可知至唐志九卷之
說則不知爲後人又併侍中之十一卷而九
之抑佚其二卷耶總之謂侍中與弟子互相
追論或先或後則可謂弟子絕不與其事則
不可且隋志亦自言鄭記爲弟子撰矣三占
從二何況孝經正義及史通無不以鄭志鄭
記悉出弟子若詩正義之以鄭記爲鄭沖弟

子爲說申鄭之義非鄭公弟子誠所謂單詞孤證識者譏焉惟孝經正義即引史通而能不沿更不問答之訛作更爲問答使王伯厚朱竹垞早知初學記通典各引鄭記皆有王瓚答詞當不爲史通俗本所誤即如曲禮正義引鄭志有崇精問即有焦氏答月令正義引鄭志有王權問即有焦喬答有焦氏問即有張逸答此皆可爲邢疏更爲問答謂之鄭氏之徒而誤于校孔疏者泥更不問答之俗

史通改鄭記爲鄭志猶之詩七月正義改鄭志爲吳志月令正義改鄭志爲方言豈眞肯出孔氏原疏即如生民正義引高禖一條徑嘗不直言鄭記而或且疑崇精焦氏諸人多生魏晉間距鄭已遠其問荅于鄭公稱姓不稱先師似非弟子是皆不悟親受業者爲弟子轉授者爲門人當鄭公客耕東萊時學徒已數百千計及逃何進之辟弟子自遠方至者又數千安能一一耳提而面命之然不得

謂門人不在弟子之列鄭公在扶風門下高業弟子傳受而已斯時鄭公豈以不召見樓上而遂削著錄之籍哉特不必謂荅而不問如趙商張逸焦喬氾閎田瓊五人爲弟子問而不荅崇精崇翺王權鮑遺陳鑠劉德六人爲門人則失之鑿矣鄭志原目不可見據周禮保章氏疏引春秋志大司寇疏引易志詩甫田正義引尚書志固以經爲部居今亦依經次之都爲一卷大半皆弟子更爲問荅自

是鄭記始因依論語問交等章例一概編入
鄭志中繼思通典引鄭志未有不是鄭公與
弟子問荅者有引鄭記未有不是弟子與爲問
荅者然後知志之與記較然可覩不必如紀
文達公所指鄭記僅初學記太平御覽通典
三條爰分志與記爲二于前刻高密遺書中
而退志記不分之原輯本于此並識前人會

輯鄭志者姓名如左

道光壬寅嘉平月甘泉黃奭右原

武英殿聚珍板鄭志三卷補遺一卷紀昀校

秦氏汗筠齋叢書鄭志三卷錢東垣　錢繹校

孫氏問經堂叢書鄭志三卷補遺一卷王復輯　武億校

鄦學鄭志八卷孔廣林輯

鄭志　鄭小同等撰　　甘泉黃奭輯

易志

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

泠剛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元吉注巽為木互體震震為牛之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為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蒙初六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今大畜六四施梏於足不審桎梏手足定有別否月令正義引泠剛問答云牛止足何以稱梏

曰牛無手前足施措也此五字見月令正義故以足言之周禮內饔大司徒疏

歸妹上六三歸妹以須注須有才知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

答泠剛云須才知之稱故屈原之姊以為名詩桑扈正義正義姊本作妹誤

尚書志

堯典乃命羲和注犂為火正司地

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為北當云犂

爲北正正義又詩譜正義

答趙商云三皇至道故舉南北正夏冬而春秋自正五帝中道故又命羲和夏詳人事乃合而一之路史高陽紀

三岳注置八伯

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禮記王制正義

咎繇謨州十有二師注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八州州凡九千六

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則子男也

張逸問云𧩙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禮記王制正義

趙商問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答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

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禮記王制正義

禹貢大陸既作注大陸澤在鉅鹿

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詩般正義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甫田正義

又北播爲九河

趙商謂河在兖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兖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以北復播爲九也荅曰兖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兖州界矣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于所云似徒見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

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

正義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金縢以旦代某之身

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黙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

之志也正義

顧命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正義云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則五室此路寢有東房西房張逸以問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正義

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物之處寢者者似當作之夾室與東西房也周

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
詩斯干正義禮
記王藻正義

書贊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

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
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
無常人也水經淄水注
案棘稷通

毛詩志

國風周南關雎序

張逸問何詩近於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

觀詩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正義
答張逸云國史采衆詩時明其好惡令瞽矇歌之其無作主皆國史王之令可歌正義
答張逸云舊俗者若晉有堯之遺風先王之澤衞有康叔餘烈正義
張逸問嘗聞一人作詩何謂答曰作詩者一人而已其取義者一國之事變雅則譏王政得失閔風俗之衰所憂者廣發於一人之本

身 正義

答張逸云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也此四者

人君行之則爲興廢之則爲衰 正義

張逸問王者之風王者當在雅在風何答曰

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 四字依補

增正義 述其本宜爲風

答劉炎云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

復定以遺後說 正義案衰劉箋云衰當爲衷論語注不破字

卷耳采采采卷耳傳事采之也

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正義

螽斯傳不言與

答張逸云若此無人事實興也文義自解故不言之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正義

麟趾序

張逸問麟趾義云關雎之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其信厚如麟趾之時箋云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

麟惟于此二者時關雎之化致信厚未致麟答曰衰世者謂當文王與紂之時而周之盛德關雎化行之時公子化之皆信厚與禮合古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文王承先公之業積修其德以致風化逮其美以爲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爲法正義

召南甘棠序

張逸以行露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謂此甘棠之詩亦文王時事故問之云詩傳及樂記

武王卽位乃分周公左召公右爲二伯文王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爲伯二南正義作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蓋以爲當文王與紂之時接不審云云無詩傳以下廿四字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云文王與紂之時乎正義

行露

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正義

標有梅

答張逸云行露以正言也標有梅以蕃育民人正義

小星抱衾與裯傳裯襌被也箋裯牀帳也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又諸妾抱帳進御於君有常寢何其碎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諸妾何必人抱一帳施者因之如今漢抱帳也正義

野有死麕無使尨也吠答張逸云正行昏禮不得有狗吠正義

何彼襛矣平王之孫

張逸問箋云德能正天下之王然則不必要文王也答曰德能平正天下則稱爲平故以號文王焉正義

騶虞

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壹發五豝言多賢也正義

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

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正義爾雅釋獸疏

郰燕燕坊記引燕燕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

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坊記正義作注記時執依坊記正義皆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坊記正義云後得毛傳乃改之既本誤記依南陔正義改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正義南陔正義禮記坊記正義案盧君盧植也先師張恭祖也

匏有苦葉雉鳴求其牡

答張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與夫人正義

谷風涇以渭濁箋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

張逸問何言絕去答曰衛在東河涇在西河故知絕去不復還正義詩地理攷引此作衛在河東涇在河西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比已志

旄邱序責衛伯也

答張逸云實當用伯而侯德適任之何嫌不可命人位以德古亦然也正義禮王制正義引稍異

鄘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昏正四方

趙商問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召誥於三月之下營洛不依禮之常時答云傳所言者謂庸時也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則出欲觀民之義故不依常時也正義

作於楚宮傳仲梁子

張逸問楚宮今何地仲梁子何時人答曰楚邱在濟河閒疑在今東郡界中仲梁子先師說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 玉海

卜云其吉傳山川能說

張逸問傳曰釋文無傳字山川能說何謂也正義無也字答曰兩讀或言說說者說其形勢也或曰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如遂事不諫之遂釋文正義案正義兩引一全載一無末句或言或曰並作或云說述二字不疊

干旄

王瓚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盡之也答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盡初學記武部

載馳

答趙商云狄人入衞其時明然戴公廬漕及城楚邱二者是還復其國也許夫人傷宗國之滅又閔其民欲歸行其野視其麥是時之憂思乃引日月而不得歸責以冬夏與誰因誰極未通於許夫人之意正義

言至於漕

答張逸云漕邑在河南

衞氓無與士耽

張逸問箋云耽非禮之樂小雅云和樂且耽

何謂也答曰禮樂者五聲八音之謂也小雅亦言過禮之盛和樂過禮之言也燕樂嘉賓過厚賢也不以禮耽者非禮之名故以此禁女爲之正義

王

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强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譜正義詩地理攷

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箋右手招我欲使

我從之於房中時在位有官職

張逸問何知在位有官職又男子焉得在房

答曰房中而招人豈遠乎故知可招者當在

位也招之者樂官有祿而無言責苟免時耳

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正義

大車毳衣如菼正義云傳以菼爲騅箋以菼爲薍似易傳又言其青者如騅復似從傳張逸疑而問之

答云騅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

正義

鄭有女同車

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正義

齊甫田

炅曜問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

也御覽百卅部五莠

魏園有桃

箋張逸云稅法有常不得薄今魏君不取於民唯食園桃而已非徒薄於十一故刺之正義

伐檀不素飧兮傳孰食曰飧箋讀如魚飧之飧

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正義

唐無衣

答趙商云諸侯人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正義及大車正義

采苓首陽之巔傳喻無徵箋喻事有似而非

答張逸云篇義云好聽讒當似是而非者故易之正義

豳七月

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專爲一國上冠先公之業

亦爲優矣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在於雅分

周公不得專之譜正義詩地理考

七月鳴鵙爰豳地晚寒

谷張逸云豳晚寒亦晚溫正義又三之日正義引作晚溫亦晚寒

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孫皓問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七

月言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即出藏之既

晚出之又早何凌人疏答云夏十二月取冰二

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

又早晩者建寅乃藏此與周禮十二月藏氷較遲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氷與周禮同今幽土晩寒故可夏正月納氷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地始溫故禮應開氷先薦寢廟正義周禮凌人疏及冢宰序官正義

小雅皇皇者華周爰咨詢

張逸問此箋云中和謂忠信每懷靡及箋云懷私爲每懷和當爲私而此言忠信愒意似乖荅曰并也此周之忠信也已有五德復

尚志信之賢人正義

常棣箋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公爲作此詩

荅趙商云於文武時兄弟失道有不和協之恩故作詩以感切之至成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悔將何及未可定此篇爲成王時作譜正義

張逸問云周仲文以左氏論之三辟之興皆在叔世謂三代之末即二叔宜爲夏殷末也

答曰此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耳又此序子夏所爲親受聖人足自明矣正義原注周仲文蓋漢世儒者也以爲二叔宜爲夏殷之末不得爲管蔡鄭答注左氏者謂鄭賈之說也

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正義左傳隱三年正義

六月織文鳥章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正義爾雅釋天疏

車攻駕言行狩傳戰不出頃田不出防

答張逸云戰有頃數不能盡其多少猶今戰

埸者不出其頃界田者不出其防也正義

斯干西南其戶箋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

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建國土中玉藻正義作制於土中

洛誥王入太室祼是也玉藻正義誥下有云句末無也顧命

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

必玉藻正義作又不能如周公之制正義禮記玉藻正義

賓之初筵樂旣和奏箋殷人先求諸陽故

祭祀先奏樂

答趙商云衞殷之畿內一作衞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衞稱殷禮正義

大雅緜自西徂東箋云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

張逸問豳與周原不能爲西東何謂答曰豳地今爲栒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正義呂祖謙讀詩記

棫樸六師及之箋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

趙商問此箋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答此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

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故人多云焉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正義

生民

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世妃意以爲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

申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眞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爲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正義

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正義

魯頌閟宮及彼南夷傳荆楚也

答趙商云楚交中國而近南夷末世夷行

謂之夷也正義

商頌長發箋郊祭天也

趙商問云案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以嚳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爲圜丘之祭不審云郊何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爲祭天皇大帝詩之大禘宜爲圜丘之祭探意大過得無誣乎

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正義又雝正義引末句云禘大祭天人共之

清人刺文公詩也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脫爛失次厠於莊公時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存其義而已謹正義案此條不得其次附於末

周禮志

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

趙商問膳夫云云字依玉藻正義增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爲三牲備焉物皆有俎依玉藻正義增是

三牲備焉彼作有三牲備 商案玉藻天子之食日少牢 疏作天子日食少牢 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 疏作聞 其說

答云禮記後人所集 詩正義作定其引自此始 據時而言 詩正義無此句 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 玉藻正義無兩以字與作同 所施不同故難據也 疏所施作禮數故難作難以玉藻正義無也字難誤作鄭 王制之法與周異 疏作禮逸 者多當以經爲正 疏及禮記玉藻正義詩鴛鴦正義

腊人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

趙商問腊人掌凡乾肉而有膴胖何答云雖

鮮亦屬腊人疏

酒正三酒注澄酒是三酒也

趙商問禮運注澄是沈齊今此注澄酒是三

酒何答云今解可去澄字疏此本不誤轉寫

盎澄字耳禮記禮運正義案盎澄又作盎澄

司裘掌爲大裘

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疏

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注純制天子巡守禮

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䎃與

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积何

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

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

幅廣也古三三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疏又質人疏引此答云咫八寸四當爲三三咫謂二尺四寸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

趙商問司服王后之六服之制目不解請圖

之答曰大裘袞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此六

服皆纁裳赤舄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

一弁皆素裳白舄冠弁服黑衣裳而黑舄冠弁玄端褘衣玄舄首服副從王見先王揄翟青舄首服副從王見先公闕翟赤舄首服副從王見羣小祀鞠衣黃屨首服編以告桑之服襢衣白屨首服編以禮見王之服祿衣黑屨首服次以御於王之服后服六翟三等三舄玄青赤鞠衣以下三屨黃白黑婦人質不殊裳屨舄皆同裳色也屨人疏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

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衣首服次次弟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禮記玉藻正義

地官保氏注書序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

趙商問案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卽三公之號自有師保之名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

年時則三公自名師保起之在此何也答曰周公左召右兼師保初時然矣疏

族師四閭爲族八閭爲聯

張逸問族百家安得有八閭答答上原衍鄭字弁之爲聯耳疏

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趙商問族師職曰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在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地官疏脫族師職至

不相及也四十四字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秋官疏義作臟說作云門內尚寬不知書禮是錯地官疏無不知二字答曰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敕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天下又新除三監地官疏無天下二字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秋官疏錯下有也字秋官大司寇疏

周官鄰保以比伍相及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爲居殷亂而言康誥正義

載師以廛里任中國之地

張逸問注十八分之十三率之何謂答曰六鄉之民上地不易家百畝一易家二百畝再易家三百畝相通三夫六百畝六遂之民上地家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家百畝萊百畝下地家百畝萊二百畝相通三夫而六百五十畝以三分去一之法當餘十二遂地以有五十畝兼於三分去一乃得十三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趙商問載師職凡宅不毛乃罰以一里布田

不耕者罰屋粟商以田不耕其罪莫重宅不毛其罰當輕宅不毛乃罰以二十五家之布田不耕則罰之三夫之稅粟未達罰之輕重之差云爲之旨答曰此法各當罰其事於當其有故何以假他輕重乎武

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注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

劉炎問載師職云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云凡無職者出夫布夫家之征與

夫布其異如何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
租矣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也又問
閭師職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下至
任虞凡八貢不道九賦下言凡無職者出夫
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若此者豈上
八貢者復出八賦與無職所出夫布凡爲九
將自布賦不同重計八貢未之能審也答曰
謂天官冢宰職則審矣無職在九賦中今此
不言其餘獨言此者此官掌斂賦嫌無職者

不審疑當之爲出算故言耳疏

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

趙商問調人職稱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亦然

注使辟於此不得就而讎之商以春秋之義

子不復讎非子臣不討賊非臣楚勝之徒猶

言鄭人在此讎不遠矣不可以見讎而不討

於是伐之臣感君恩孝子思其親不得不報

和之而已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

曰寢苫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

反兵天下尙不反兵海內何爲和之豈宜此字宜在上不字下不達二禮所趣小子曰惑少蒙解說荅曰雖若疏無若字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不曲禮正義作之乎曲禮正義引自荅曰止此子之所云偏於此義疏

春官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一二者同異已上雅疏引之

答云秠卽其皮稃亦皮詩正義其字在皮下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疏及詩生民正義爾雅釋草疏

籥師注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此問唯疏引之答云廢置也於去檀弓正義此下有聲字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疏無此六字故曰廢疏及禮記檀弓正義大司樂疏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張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川不

審五嶽亦當貍否答曰五嶽以貍沈祭山川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貍詩梟鷺正義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詩正義又謂爾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

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詩梟鷺正義

注五祀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

食於金修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犂食火土者何答曰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已上惟疏引之后土轉爲社五字依詩正義增無

有詩正義作稷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疏及詩甫田正義末句詩正義作亦因火土位在南

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一尊鬯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疏

典瑞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執之禮記曲禮正義

大司樂王師大獻注獻捷於祖

趙商問夏官（二字依大司馬疏增）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答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司馬主軍事之功（疏作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大司馬疏作宗伯主宗廟）故獻於祖也（疏及大司馬疏）

大卜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趙商問此并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此疏節舉非原文今當從此說以下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答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為夏殷周疏案太卜疏兩引鄭答一悉同一故著作且從

簭人巫更注謂筮遷都邑

答趙商云此都邑比於國為小故筮之詩定之方中正義若武王遷洛般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疏

巫參注謂筮御與右

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大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且此云筮是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從卜曲禮注引春秋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公曰筮之又尚書龜從筮從請明所據答云天子具官有常人官非一人故筮有可使者諸侯兼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疏

占夢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張逸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前問不了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建戌厭庚寅與申對辰與戌

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干上爲客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謫氣時得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戌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入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答曰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

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即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 疏

巾車建大白以即戎

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爲在何時 司馬疏無巾車在三字 答曰

白者殷之正色（疏無白者二字）王即戎者（疏無此句）或會事（司馬疏作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疏無自字）故建先王之正色異於親自將也（疏及大司馬疏）

建大麾以田

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案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司馬疏無此入字）何答曰麾夏之正色田（疏無此字）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木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夏（疏脫夏字）

田至（疏無至字）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疏及大司馬疏）

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趙商問曰校人職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爲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爲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馬二種爲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案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詩正義無以上九字）大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其此馬數（詩正義作何由能供此馬）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謂其多也

江都朱氏補刊

以詩正義無此十四字司馬法論之一甸之田方八里

疏作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今大夫采地

四甸一甸稅又給王詩正義作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

甸裁有馬十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

異何答曰邦國六閑馬四種其數適當千二

百九十六匹家四閑馬二種疏作家有四閑二種又當

八百六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

君之所制爲非謂民賦詩正義作國君之制非民之賦畿內

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

十五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又詩正義無以上四十四字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疏及詩定之方中正義未八字詩正義無

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

趙商問曰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注云周之所服國數禮記明堂

位曰周公六年制禮作樂朝諸侯於明堂有禮記正義無居位以下十五字朝位服事之國數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文事異未禮記正義作不達其數答云職方氏四夷謂四方夷狄也疏無謂字九貉即九夷在東方　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詩正義引自此句以下或六或五兩文異詩正義此下有耳字爾雅惟有其數耳詩正義作爾雅雖有與同皆兩數爾禮記正義無爾字皆無別國之名校未甚明詩禮正義並無校字未作不故不定疏及詩蓼蕭正義禮記明堂位正義又書旅獒正義引鄭答趙商云戎狄但有

其國之數其名難得而知蓋撮舉之辭

大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所尊衆多下云其他眡小國之君以五爲節今此亦五下云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注云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荅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之未之思

邪反恠此更張擯介又繼小國之君非私覿也疏

出入三積

趙商問大行人職曰孤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眂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非獨孤也故不在眂小國之中與例似錯何所據也疏

掌客上公醢醢百有二十罋

此公乃二王後疏

冬官㮚氏㮚而不稅

趙商問㮚氏爲量㮚而不稅廛人職有稅何

答曰官量不稅流

矢人兵矢田矢注兵矢枉矢絜矢也此二

矢亦可以田田矢謂矰矢

趙商問司弓矢注云凡矢之制矰矢之屬七

分三在前四在後案矢人職曰田矢五分二

在前三在後注云田矢謂矰矢數不相應不

知所裁答曰田矢謂矰矢此先定後云此二

矢亦可以囬頭若少疾此疏初在篋笥之閒

屬錄事得之譔答 疏

匠人周人明堂

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 南齊書禮志上

儀禮志

覲禮乃朝

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 周禮大行人疏

喪服爲人後者傳支子可也　劉德問云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通典禮五十八

繼母如母

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通典禮五十四

慈母如母

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答云慈母嫁何得如繼母邪通典禮五十四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

答趙商云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詩葛覃正義

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禮記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

喪皆斬衰無期疏

爲庶母慈己者　陳鑠問祀閣爲庶母慈己鄭注引內則國君之子有子師慈母保母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此之謂也內則人君養子之法禮人君之庶母尙無服何以爲慈母服乎若欲施大夫大夫無此禮但有食母耳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遂左旋授師師子師

也喪服有庶母慈己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己 通典禮五十二

乳母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子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答曰婢生子故不服也 通典禮五十二

改葬緦　陳鑠問云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趙商答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

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通典禮六十四）

禮記志

曲禮前有水則載青旌注載所謂舉於旌首

王瓚問曰舉於旌首當皆以皮邪畫之也答曰皆但舉皮置於首不盡（初學記武部答曰上有鄭字盡當作畫）

婦諱不出門　陳鏗問曰雜記母之諱宮

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同諱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正義

大功小功不諱　陳鏗問云亦為父乎自已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諱齊衰親也正義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　焦氏

問按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 正義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趙商問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爲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

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通典禮六十四

天子之五官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正義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征有苗而死因留葬　焦氏問尙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何張逸答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正義

師吾哭諸寢

答趙商云是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吾哭諸廟門外正義

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失觀戒之

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答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正義

斂斯席矣注大斂奠於堂

答趙商堂當爲室正義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魏書禮志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哀樂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省踰月所爲也正義

君遇柩於路

答張逸云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

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正義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　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及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贊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通三年當往也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通典禮五十七問曰

上有鄭記二字及似當作又

帷殯非古也　張逸答陳鏗云敬姜早寡晝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之表遠夫色也正義

弁絰葛而葬　鄭冲云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紵之衰亦是弔服也正義

周朝而遂葬

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葬於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異未通其說答曰葬乃朝廟當

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周禮喪祝疏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

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正義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注此地殷所因夏爵

三等之制也

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 正義

注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 正義

注張逸疑而更解以問

答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者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而

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
異於虞虢 正義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
而行事
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
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　五祀宮中之神喪
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
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
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

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為之

大夫士宗廟之祭注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任厥問云天官司裘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氾閣答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正義

月令省囹圄　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

日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

司空正義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注高辛

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

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王權問

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時未有高禖生民詩

曰克禋克祀以祓無子傳以爲古者立以

爲禖焉姜嫄禋祀上帝而生稷是則高禖

之世非以生稷後立也御覽焦喬御覽作譙喬答

曰先契之時必自有媒氏祓除之祀（御覽契作禼必自作自必）位在南郊（禮記正義在下有於字）蓋亦以玄鳥至之日（禮記詩正義均無亦字）祀之矣（御覽無祀之矣三字）然其禋祀（詩正義其作浮御覽禋祀作所禋）于上帝也（御覽帝下無也字）娀簡狄吞鳦子之後（禮記正義鳦誤作鳳子上衍有字）後王（御覽無後字）以爲禖官（禮記正義無以字）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正義正義詩生民御覽五百二十九）

螳蜋生注謂螳蜋螵蛸母也

王瓚問曰以下俱是答辭王瓚上當有答字爾雅云莫貈螳蜋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䏶齊濟以東謂之馬敫然名其子則同云螵蛸沛魯以南至同云螵蛸禮記正義引作方言云誤是以注云螳蜋螵蛸母正義藝文類聚

昏火中

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體盡以爲火星季夏中星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

日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必也詩七月正義

鷹乃學習　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爲鷹仲春鷹化爲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爲鳩亦自有眞鷹可習矣正義

曾子問並有喪　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

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據未廟見不朝廟耳內竪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正義

五祀之祭不行注郊社亦然

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答云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

祖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正義

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注君所命使舍己者

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正義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答炅本誤作靈摸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

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正義

祭祀不祈

趙商問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祭祀不祈者何義也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正義

郊特牲庭燎之百注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崇翺問引大戴禮也

何以言蓋汜閣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
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正義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於門外又拜送於
門外大夫弔不迎於門外今時縣令長弔
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與依大夫來
弔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耶又
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如何田瓊答曰今
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
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於禮但

見去杖戢杖其餘不見也今於君弔以首經貫臂遺人則不釋之而已_{通典禮四十三}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

趙商問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大宗伯職曰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土神也若此之義后土則社社則后土二者未知云何敢問后土祭誰社祭誰乎答曰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_{周禮疏遷字下無之字}王大封先告后土_{詩正義大封上無王字}玄云_{詩正義玄云作玄注云}后土土神不言

詩正義不言作不云后土社也周禮春官大宗伯疏詩莆田正義

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社也

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

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

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

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

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

后土土官之名也死以爲社社而祭之故曰

后土社詩正義無后土社三字句龍爲后土周禮作土官後

轉爲社故世人（周禮疏世人上無故字）謂社爲后土無可怪也（周禮疏無也字）欲定者定之亦可不須（周禮大宗伯疏詩甫田正義）

內則有脯無膾

脯非食餚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餚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餚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正義）

玉藻諸侯之齊冠也注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趙商問云以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爲三命以下齊祭異冠何但四命以上也觀注似若但施於已祭不可通之也答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冠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正義

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

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

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梁劉昭傳

小此云畫鳳皇尾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

義正

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　劉德問曰喪服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立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因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通典禮六十一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

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不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乎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雜禮乎通典禮六十三

桓翙問汜閻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貿焉爾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

殺閤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感駮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娶亟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閤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閤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嗣子不除耳通典禮六十三

雜記成廟則釁之

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大戴記諸侯遷廟注

祭法大夫立三廟

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 王制正義

坊記澄酒在下注清酒也

答曰周禮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丕

言酒故雜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禮運正義

中庸吾從周

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衣逢掖

之衣何必純用之用之一作周云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爲殷周事豈一也正義

服問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趙商問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二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己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

喪服四制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孝經說

云言不文指士民也　陳鑅問曰案坊記
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乃讙此則所言
也又喪大記云旣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
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
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何恐誤云言
而后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
經說云言不文指士民也義似不同引之
何哉　商答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
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

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爲可謂言何誤有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字誤所包者廣孝經云士民竝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通典禮四十

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爲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檀弓正義案正義云今禮注無引書說者豈有脫文與姑附於此

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

祔也郊特牲正義

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昏不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君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嗣也除而成昏違禮適權也通典禮五十八

春秋志

隱八年傳先配而後祖

祖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禮記曾子問正義又儀禮聘禮

出祖釋軷祭酒脯正義 引鄭志祖爲祭道神

莊二十二年傳飲桓公酒

答張逸云時桓公館敬仲若哀公館孔子之類詩湛露正義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

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禮記王制正義

僖四年傳五侯九伯

答張逸云五侯侯爲州牧也九伯伯爲州伯也一州一牧二伯佐之太公爲王官之伯二

人共分陝而治自陝以東當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九伯則九人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是天子何異乎云夾輔之有也詩旄邱正義王制正義作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左傳正義作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爲東西太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

八年七月禘於大廟

答趙商云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於洮六月

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禮不合譏而書之者爲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禮記雜記

正義

三十三年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

討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女不肖則羣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禮記祭法正義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趙商問云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於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於數公羊哀五年疏

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

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

答云古者據今而述（禮記正義作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左傳正義無唐虞王巡守九字）夏殷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左傳正義再朝作再）（相朝者至此止）制禮典不可得而詳（正義禮記王制正義）

成十二年傳凡自周無出

答孫皓曰凡自周無出者周無放臣之法罪

大者刑之小則宥之（正義）

二十七年傳唯卿備百邑

天子之卿其地見賜乃有何由諸侯之臣正有此地（儀禮喪服疏天子上有答曰二字）邑方二里與百乘別諸侯臣賜地無常得地者卿百乘下大夫同十里之成（禮記坊記正義）

昭四年傳西陸朝覿而出之

答孫皓云（左傳正義作答其弟子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詩正義周禮下有日字）是也（左傳

正義許七月正義

六年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周禮秋官司刑疏

十一年五月夫人歸氏薨

趙商問云案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其母

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案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案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事是亦寧有善之文與（通典禮五十三）

十三年傳鄭伯男也

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

先鄭之於王城為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為侯伯周之舊俗皆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詩譜正義

三十一年傳十二月六年及此月也服虔云歲在析木後六年大梁十二月日在星紀

趙商問曰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日體正應在析木而云在星紀何答曰據此月中有十一月節故舉言之成長以為誤也周禮占夢疏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伐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爲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七過其次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以後積三十八年至哀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案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

未周故不滅也（周禮保章氏疏）天文分野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正義）

定四年傳曹爲伯甸

趙商問定四年左傳曰曹爲伯甸言爵爲伯服在何案曹國實今定陶去王城六七百里甸服在二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亦復不合敢問其故答曰東都之畿方六百里半之三百里曹今濟陰定陶也（詩正義此句下有定陶二字）去王城八百里有餘豈六七百里也除畿內三百

里左傳正義八百里下無有餘至此十字而置東都至三百里十三字於下三侯甸五百里定陶在畿外詩正義侯甸作又侯無畿字何謂

不合正義詩王城譜正義

哀十三年傳乃先晉人

不可以國語亂周公所定法正義

十六年傳反祏於西圃

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

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通典禮八

雜問志

論語鄉黨篇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劉德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於何所田瓊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請已殯迎之也於己館而殯之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通典禮十六

韎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舄也詩六月正義司服聘禮疏又見儀禮聘禮正義秦鑑本此條作韎韋之跗注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

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詩崧高正義

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一帝還於明堂亦如之正義所引止此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詩我將正義南齊書禮志上

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詩時邁正義

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周禮醢人疏

稍縣都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鄙無口率之賦唯有軍賦革車匹馬士徒而已周禮小司徒疏

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周禮中車疏

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大皞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此十一字疑有脫誤不審周此二字依禮志增以何月也於月令則以季秋禮記祭法正義又詩我將正義南齊禮志上竝引末二句

有小泰山公玉帶曰岐伯令黃帝封泰山既此山也後漢郡國志補注

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南齊書禮志上